

毛里求斯地下存在“失落的大陆”

美媒称，忘记亚特兰蒂斯吧。一项新研究显示，科学家发现了在印度洋岛国毛里求斯下面存在一块古老的“失落的大陆”的证据。

据《今日美国报》网站2月1日报道，这块被地质学家称为“毛里提亚”的大陆，构成了现今的马达加斯加和印度的一部分，这片大陆的其余部分可能在8400万年前沉入海底。

这项研究的第一作者、南非金山大学的刘易斯·阿什瓦勒说：“我们正在研究这些大陆的分裂过程，以了解地球的地质史。”

报道称，这块大陆可能是巨大的超大陆冈瓦纳古陆的一部分，后者分裂成南极洲、非洲、澳大利亚和南美洲。

研究线索是在毛里求斯发现的一种本不应当存在于此的古老矿物。通过研究这种在火山喷发出的熔岩中发现的锆石，阿什瓦勒及其同事发现，这种矿物的残余物年代非常久远，不应属于毛里求斯岛。

阿什瓦勒解释说：“地球由两部分构成——古老的大陆和‘年轻’的海洋。在大陆上，岩石可能有数十亿年的历史，但海洋中不存在年代那么久远的东西。”

报道称，毛里求斯岛仅有数百万年的历史，而最近在这个岛上发现的锆石晶体据估计有30亿年的历史。

阿什瓦勒说：“我们发现了历史如此久远的锆石，这一事实可以证明，毛里求斯下面存在极为古老的地壳物质，这些物质只可能来自于一个大陆。”

这项研究称，“未发现的、统称为‘毛利提亚’的大陆”可能有许多块不同大小的组成部分散布在印度洋。

这项研究发表在同行评议的英国杂志《自然·通讯》上。 参考消息网2017.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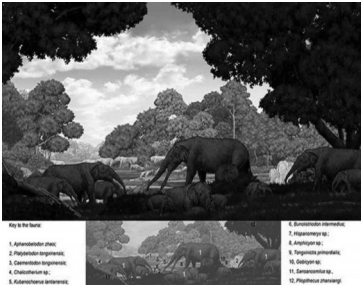


图1 远古象生存环境复原图

揭秘隐齿象消失的象牙

长鼻类动物现存种类不多，但是史前曾经特别繁盛。在它们的进化过程中，除了鼻子越来越长，大多数长鼻类都发育形成了巨大的象牙（上门齿）。象牙不仅仅是它们获取食物的重要工具，也是彼此间争斗时的利器。

过去，科学家发现少有的没长象牙的长鼻类通常只存在于渐新世之前分化出的原始类群中，比如仅发育一对钩状的下门齿而上门齿完全缺失的恐象。但最近，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甘肃和政古动物化石博物馆的科学家在宁夏首次找到了一群没有长象牙的象类化石，它们被命名为“赵氏隐齿象”。这个极其特别的发现，引来了很多人的关注。

中科院古脊椎所副研究员王世骥向记者介绍，科研人员在宁夏同心中新世丁家二沟地点发现的这个化石集群总共包含了11个不同性别和年龄的个体，非常完整。而所有这些个体的象牙是齐刷刷地玩起了“失踪”，因此，不可能是个体的异化现象。

仔细观察发现，这些个体同时具有铁铲状的下颌和下门齿，王世骥解释，这是在象型类演化的早期出现的一类称为铲齿象科的早期的额典型特征。后来，分支系统的研究和检验证明，隐齿象在系统演化上是作为铲齿象属的姐妹群存在，它的下门齿的内部结构与铲齿象属有差异。这也展示了象型类在其早期演化过程中多样的系统分异。

为什么铲齿象科内部进化出了这样一种特例，目前研究人员还无法得知确切的答案。一种推测是，铲齿象本身的上门齿相较于其他象类较弱，上门齿周围没有很锋利的边缘用来切割食物，也许这些上门齿只是用于雄性间的争斗。

不过，王世骥说，既然隐齿象连雄性都不存在上门齿，这可能暗示出雄性之间的争斗不是很激烈。因此，隐齿象的社会结构很可能与其他象类不同。或许在隐齿象中，雄性由雌性组成一个稳定的繁殖群体，它们共同抚育未成年的后代。这与现生象类中雌性结成大規模群体抚育后代的母系社会有天壤之别。

在其他动物中，也存在雄性和雌性组成稳定繁殖群的现象。这种动物一般生活在比较封闭的环境中，比如非洲森林里的羚羊，雌雄都是终身配对的。但他表示，这种生存环境与动物习性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是绝对的。

要揭开隐齿象“消失的象牙”之谜并不是一件易事。《中国科学报》2017.10.27文/胡珉琦

饥饿的北极熊将头伸入探险船内讨食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近日来自挪威极地研究所的“兰斯号”探险船在北冰洋航行时，意外遭遇“不速之客”。

当科学家们正在做华夫饼时，一只饥饿的北极熊将头从厨房舷窗里探进来，向他们讨要食物。

当北极熊把头伸进探险船内，科学家没有拔枪相对，而是大方地给了它一大块生鱼片。

看到北极熊后，科学家们十分惊讶，但并没有用枪射击，而是给了它一大块生鱼片。

气候变暖导致北极熊缺少食物，生存环境堪忧。去年，来自俄罗斯的5名气象学家在北极圈内的特罗伊诺伊岛进行气象观测和研究时，遭12只饥肠辘辘的北极熊围困，他们的一只狗也被母熊杀死喂幼崽。 环球网科技2017.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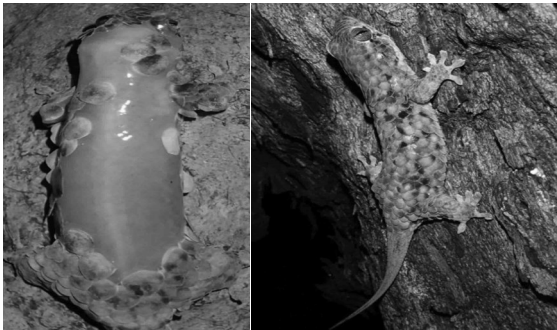
新奇“脱壳壁虎”现身马达加斯加岛

据英国《每日邮报》2月7日报道，近日，科学家在非洲马达加斯加岛发现了一种新物种——可脱壳壁虎，只要轻轻一碰，它就会整个从壳里脱出逃走。

科学家称，这种壁虎的鳞状外壳远大于其他壁虎，其中藏有许多可撕裂的地方，就像是一层疏松多孔的大外套。这让它可以轻松上演“金蝉脱壳”，逃避天敌的追杀。

图片中，脱壳后的壁虎比原来整整小了一圈。在失去外壳的庇护后，小壁虎看起来像是一块滑嫩的生鸡肉。让人惊奇的是，只需短短几周，它便能长出新的外壳，而且表面不会留任何疤痕。科学家表示，这种壁虎快速更换皮肤的机制十分值得研究，这对人类医学进步会有很大帮助。

环球网2017.2.9编译/江雪远



游南极：遭遇可怕的冰裂缝

我们开着一辆履带车，在冰原上行走。我们知道，南极冰原虽然看上去一马平川，但却危机四伏，随时有可能遇到可怕的冰裂缝。南极的大冰盖平均厚度2200米，最厚的地方4800米，裂开了许多缝隙。这些缝隙并不宽，只有几米宽，但却非常深，往往有几百米甚至上千米深。

不停歇的暴风雪会在冰缝上覆盖一层薄薄的雪，形成一道道长几百米甚至几千米的可怕陷阱。人如果走上去，就会掉下去，绝无生还的可能。就是摔不死，也绝对爬不上来，因为两边的冰壁非常陡、非常滑，想

爬上来比登天还难。开着履带车在冰原上走，就更加危险啦！履带车自身很重，很容易把裂缝上面的冰雪压垮。所以，我们小心翼翼，提心吊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生怕开到裂缝上，来一个车毁人亡。

我们一共5个人，只有一个叫杰克的美国学生是第二次来南极。所以，他充当教练，负责开车。杰克好为人师，喜欢吹牛，一面开车，一面滔滔不绝地大谈他如何厉害，如何能干，对在南极生存如何有经验。就在他手舞足蹈，眉飞色舞的时候，突然“咔嚓！”一声，履带车下面出现

了一条冰裂缝，大约有两米宽，笔直地向两边延伸开去。“啊！”几乎所有人都大叫一声，我急忙往下一看，只见裂缝直上直下，黑咕隆咚，深不见底，就像是突然张开的大口，要把我们连人带车吞下肚去。

我们的履带车正好卡在了冰裂缝的两边，中间悬空，随时都有可能坠入深渊，粉身碎骨。我们几个人吓得脸色煞白，一动不动，大气不敢出，小气不敢进。关键时刻，还是杰克有经验，紧急呼叫基地，赶快派直升机来救援。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直升机来了，先是放下吊索，把履带车从上面拉住，防止它突然掉下去。然后再把车里的人一个个吊起来，放到安全的地方。最后再用直升机把履带车吊起来，转移到安全地方。

企鹅，你误解了我的好意

镇静自若，摆出各种姿势让我拍。

拍完后，企鹅看到了我们的帐篷，有黄的，有绿的，在冰上特别鲜艳，它显得非常好奇。于是，在我的陪同之下，它摇摇摆摆地走进了我们的营地，转来转去地巡视了一遍。参观完毕，大概是有点累了，便在我的帐篷旁卧下来，把脑袋一缩，打起瞌睡来。我蹲在它身边，仔细地观察它背上漆黑发亮的羽毛，从头到尾柔软细密。而它身体下面，则是雪白透亮的绒毛，闪闪发光，确实像一件上等料子的燕尾服。想到这里，我轻轻地伸出了手，小心翼翼地想抚摸一下它的脑袋。

可是，当我的手刚碰到它头顶上的毛时，它却“咚”地站了起来，一反温文尔雅的常态，似乎是大敌当前，摆出了一副迎战的架势。看它那认真的样子，我笑了，说：“唉，好朋友，你误解了我的好

意。你继续睡觉吧！我也该睡觉了！”说着，我钻进帐篷睡觉去了。当我正在沉入梦乡，又回到了遥远祖国的时候，却忽然被企鹅的叫声所惊醒。我急忙爬出帐篷，看看有什么问题。只见那只企鹅要走，却站在那里犹豫不决，大概觉得不跟人打个招呼就走不礼貌，所以拼命地叫。看到我出来以后，它就拜拜啦。

这就是我第一次看到企鹅时的情景。这情景将作为极其美好的记忆，永远留存在我的脑海里。美国人在感恩节时，总要感谢上帝赐给了他们食物。但是，我在南极度过的这个感恩节，却另有一番不同寻常的意义。我特别感谢那只可爱的企鹅，正是它，在我远离家乡倍感孤寂时，给我带来了无限的轻松与快乐。

《知识就是力量》2017年第2期 文/位梦华